



怀旧



画

周六,和一个老同学聊天。老同学说,她还保留着年少时的几本日记,现在看看,很有意思。

我回想了一下,自己年少时甚少记日记,每天只知道胡思乱想,如今只字片语也寻找不到,想要回味一番青葱的自己,也无迹可寻,真是悔不当初。

周日,时间充裕,一大早就在家里翻箱倒柜,看能不能找点纪念物出来。嘿,还别说,真的寻出一点小纪念来了——是以前我送给老公的自制卡片,整整齐齐插在一本相册里。

不多,总共十来张,有自己画的画、剪贴的图案画,还有手抄的爱情诗歌……张张深情款款、腻腻歪歪。

最喜欢那张“甜蜜的吻”。图案是自己剪出来的。一对热恋中的情侣,在一颗大大红红的爱心里接吻,好浪漫。还记得那些彩色的纸是我从杂志上找来的,一刀一刀剪好造型后,再贴到白色卡片上,费了不少时间。



左上角那个图案,是我和老公的接头密码。那时,老公在香港工作,我俩靠书信往来谈情说爱。每次写完信,我俩都会在信封角落里画上这个密码。鱼是老公的昵称,我的昵称和水有关。所以,我们创造了这个密码。

抚摸着这些爱的卡片,思绪纷至沓来,恋爱中的情感真令人怀念,那么纯真而热烈。当年,一写信就是十多页纸,好像永远有说不完的话,思不完的念。我从来不是一个手巧的人,但我却自制了这些卡片,想来是爱情的力量让我变得无所不能。

我们爱怀旧,那是因为时光中沉淀下来的全是美好啊。

“一眼千年”烟火拼茶



朝

没有了白天的喧嚣与烟火升腾,夜幕下,那水、那桥、那塔、那灯火,唤你留步,令你惊艳。

一柱楼、石板路、大东旅社、51号兵站;竹蛏汤、

文蛤饼、虾籽烧饼;寂然坊、孝女坊、二贤坊……这里有历史,有故事,也有美食。

走过繁华,还是喜欢“一眼千年”之烟火拼茶。

内心越松弛,笑点越低



建筑师61319
郭俊

◆前几天看一视频,一对吵个不停的小夫妻,活脱一对活宝,看得我笑个不停,便转发朋友圈与大家共享。然后有朋友就问我,怎么笑点这么低啊,我笑笑,没解释。

实际上,笑点的高低可以折射出人内心的紧绷程度。内心越松弛,笑点会越低。而做减法,是可以愉悦的捷径。

◆菜场有位女摊主,每次都会帮我挑质量好的,价格也便宜。我很感激,也常买她的,听她安排。时间长

了,人的劣根性便会显现:我有时会想,萍水相逢的,她干吗对我这么好,怕是生意经吧。

我只承认我对他人的好是真的,可却狐疑起别人对我的善是有目的的。这就是人性,我只是突然因为这种下意识的念头,而发现了自己内心的恶。

我已经算比较通达了,但却依然少了豁达;不是我刻意去为,而是要战胜劣根性,确实需要智慧与定力。

◆年轻的时候,总觉得自己像个娃娃,所以常常装老;到了现在,又觉得自己渐渐老态,所以常常扮嫩。

人生啊,总想达到自己心中的完美,但往往不能如愿,所以还是顺其自然为好。

◆前些天,一个爱憎分明的好友问我,当你的身边是一堆臭气熏天的垃圾的时候,你能端起饭碗吃下饭吗?我说,可以。

朋友是个眼睛里容不下沙子的人,和我年轻时一样。所以我对她说,我的眼里,全是老茧。

实际上,当我们决定让他人不能得到的同时,便是自己失去的开始。这是一个很现实的哲学逻辑。

◆交友需平视,深怀敬畏心。莫高攀,不嫌贫,找准自己便行。



不受待见的买一送一



微微一笑
很倾城

上周在花市买了一盆蟹爪兰,是用火龙果苗嫁接的,前两天发现作为嫁接砧木的火龙果柱子上冒出一个花苞。良心商家啊,居然悄悄送福利了,买一送一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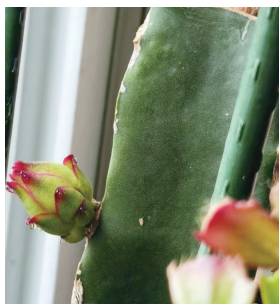
蟹爪兰是仙人掌科的附生植物,它柔弱的枝条本身是无法自主撑起伟岸的身躯的,所以必须要嫁接,借助砧木的力量才能长成

枝繁叶茂的“大树”,否则是永远长不大的。嫁接蟹爪兰的砧木一般选择量天尺、三角柱、火龙果等。

好友告诉我,我这盆蟹爪兰砧木上这个花苞的存在,不是啥好事,它在开完花后再结出火龙果,开花和结果都要消耗大量养分,不利于蟹爪兰生长和开花。当然,也有可能花盆里的养分连火龙果开花结果都满足不了,火龙果和蟹爪兰相互争夺有限的养分,结果两败俱伤,火龙果结不了果,蟹爪兰开不了花或者开

花次数大为减少。

鱼和熊掌不可兼得,世上哪有那么多两全其美的好事呢。看来白送的福利不能要,我悄悄把这个花苞掰掉了。



称兄道弟的父女俩



顾蔚伟

我是一个风趣随和的人,这也明显地遗传给了女儿。别的不说,就是在平时轻松愉快的交流中,女儿也很少管我叫爸爸,而是高兴怎么来就怎么来。

两代人毕竟有着不同的思想。有时候,当我振振有词地表达自己对某件事物的观点时,女儿总会眉头一皱,来上一句:“大哥,你也太low了……”我哭笑不得,于是手一摊说:“兄弟,那么请谈谈你的见地。”女儿侃侃而谈,最后旁边的妻子不乐意了,拿指头点了点女儿的脑门:“你管你爸叫大哥,我成什么了?”女儿果然中计,笑答:“当然叫大姐了。”妻子嘴上说“没大没小”,脸上早笑开了花。

前段时间,我在街上被一个外卖小哥撞倒了,女儿打电话来询问:“老爸,怎么样了?要紧吗?”我故作轻松地安慰她:“兄弟,别为我担心,没多大事。”女儿还是不放心的,特地从外地赶了回来,坐在床前,眼泪都快掉下来了:“爸爸,你的脸怎么肿成这样,还说没事呢,你可要快点好起来呀……”我连连点头,说实话,还真巴望自己尽快好起来,不再让女儿担心,更主要的是,希望我们父女俩早点像以前那样称兄道弟,愉快而轻松地东拉西扯。



把您的精彩微信
分享给更多读者

本版投稿方式:

邮箱 jhwbpyq@163.com 或扫二维码(如下)。投稿时请注明“投稿晚报‘朋友圈’版面”,同时附上微信名和头像图片。一经采用,稿费从优。

